

成功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 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

計劃主持人：溫紹炳教授

協同主持人：葉茂榮教授

報告撰寫人：溫紹炳教授

執行期間：2004年1月至2004年12月

執行單位：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

本研究係接受客委會獎助五萬元完成

總目錄

摘要

表目錄

圖目錄

本文

第一章 研究背景..... 1

1-1 背景說明..... 1

1-2 樟腦簡介..... 2

1-3 台灣天然樟樹資源.....

1-4 台灣樟腦產業.....

1-5 樟腦產業之衰落與從業人口之轉業

第二章 台灣的政治社會地位

2-1 滿清時期的社會政治地位

2-2 日據時期的社會政治地位

2-3 光復以後的社會政治地位

第三章 台灣樟腦產業技藝

3-1 本草綱目中的焗腦技藝

3-2 滿清時期的焗腦產業技藝

3-3 日據時期的焗腦產業技藝

3-4 光復以後的焗腦產業技藝

3-5 樟腦產業凋零之後的技藝應用

第四章 台灣樟腦產業對客家人的貢獻

- 4-1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口增長的貢獻
- 4-2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經營企業的貢獻
- 4-3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的貢獻

第五章 樟腦產業造就的客家產業經營人才

- 5-1 台灣北部桃竹苗地區
- 5-2 台灣中部地區
- 5-3 台灣南部地區
- 5-4 台灣東部地區

第六章 結語

參考資料

摘要

翻開「大湖鄉誌」中的人物篇，大湖開埠以來數百年，列入「名人」名單共有 42 人，其中因為經營樟腦業而致富者共計 14 人，正好佔了百分之三十。讓人驚覺台灣樟腦產業不單是讓很多客家人安身立命，還讓許多客家人因而提升社會地位，這個現象全省皆然。這個本計畫就是找出這些往日的客家產業英雄，留下一些客家產業事蹟，以及隨後他們提升社會地位以後的發展脈絡，作為我客家族群的歷史基礎資料。

這個題目的意義與價值在於了解台灣樟腦業的歷史與客家人經營樟腦業提升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的狀況。以散佈在各地經營樟腦業的客家人為研究對象，特別是離鄉背井到中南部與東部地區的客家人，進行經營樟腦產業與客家人淵源，樟腦經營的形式、組織以及產業經濟，樟腦業式微以後的產業轉型及經營型態，政治社會服務的種類與形式。因為經營樟腦產業而使客家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改變，往日這些客家人在異鄉的光榮歷史紀錄，可以作為各地方誌的原始材料，同時也可以分送一些關懷給這些幾乎被遺忘的八十以上高齡客家英雄。

樟樹早期粗分為兩類，一為香樟(本樟、油樟、陰陽樟、栳樟)，可以熬腦，一為臭樟(牛樟、大葉樟)，作船材器具。將香樟樟樹以一種特殊手斧「鋒子」砍倒，或是早期倒下之枯木，將倒下樹身用「鋒子」削成樹匕，就是薄木片，打包後以木馬或是人力背負或是車運，運至腦寮進行焗腦。焗腦時是將樟木片放入蒸餾槽中，槽下以熱鍋煮水，以水蒸氣蒸木片，將樟木片中的樟腦油蒸餾出來，蒸餾出來含樟腦油的蒸氣經過降溫冷凝之後，流到一個桶子中靜置，樟腦油會浮在水上，流出來就是樟腦油，樟腦油溫度降低以後，就會有樟腦結晶出來。樟腦油經過不同溫度的分餾，可以分出樟腦及其他成分，作為各種不同的用途。樟腦可以作為工業用、香料用及醫藥用。工業用來製

造賽璐珞原料及作為無煙火藥的配料。香料用是作為印度燒香料等，醫藥用是作為防蟲消毒用，藥水製造用等。賽璐珞是一種合成塑膠，廣泛用於電影膠捲、鈕扣等民生及戰爭用品製造原料，也使台灣成為樟腦王國。在本世紀初，就有一種化學合成樟腦發明，在比較製造取得的成本，逐漸的天然樟腦被人工合成樟腦所取代，現在幾乎很少的樟腦是取自天然樟腦樹，幾乎全部是來自合成樟腦。樟腦樹的應用則回復到往日的特色，在於製作家具的原始用途

樟腦產業在台灣의 興盛時期是由清朝末年到日據時期結束，前後興盛約有一百年上下，對於客家人的貢獻當然以提供客家人養活自己的經濟來源，衣食足的直接反應就是人口增加，而由經營這個樟腦產業所需要的經營人力腦丁、腦長，以及供應生活日用衣食所需的商家，也開拓了客家人經營產業的另一項技能，讓客家人由「勤耕兩讀」的純粹農業型態進入了貨殖的商業經營型態，在台灣光復以後的經濟發展時期，不至於固守成規而郁於耕讀，由經營樟腦業的經驗進入逐漸以企業經營為主的現代化社會。

經過收集與訪談將近百位樟腦業從業人員之後，分析它的特徵可以得到下列幾個特徵：樟腦從業人員及他們的子孫在社會上的地位高低實際上也反應了這些人的經營能力，比較會擘劃的腦丁慢慢的會出頭擔任職務較高的腦長，腦長的有利社會地位可以獲得較為豐厚的收入，子孫的受教育機會就比腦丁要好的多，因此，由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腦長的後裔社會地位顯然比較高，這一點和前面的立論基礎相當符合。腦丁或腦長經營樟腦業的分別在於腦丁是屬於最前線的勞動階級，腦長則居於第二線的管理階層，在這個經驗傳承上，現代化社會比較能夠有獲利能力的經營產業經驗讓腦長在樟腦從業人員中有比較好的轉業工作或事業，也因此獲得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比較缺乏產業經營的客家人在樟腦業上獲得不錯的磨鍊，後來進入伐木林產業，進一步而轉到現代化的大企業則是順理成章，這一部份的客家企業例如高雄客運陳乾昆家族就是一個成功例子。在這

些樟腦業後裔中也有由腦丁一路到腦長而到大盤腦商的成功例子，這種例子顯示經營樟腦業也給了這些客家人有轉業翻身的機會，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機會比墾田耕作致富顯然是容易而多數，也是樟腦業給客家人由窮致富的一條路。樟腦從業人員比較優勢的利基其實是在 1950 年開始二十餘年的香茅油業，運用經營樟腦業的技術優勢轉而經營香茅油業，那時獲利才是嚇人，獲得的利益妥善用於客家人所一向重視的教育子孫上，這一代有接受教育的客家人正好趕上知識經濟的時代，苗栗大湖地區的聞人大部分都有獲得這個利益的滋潤。

比較不利的一點是這些樟腦從業人員在台灣光復後，下山墾田耕作轉成農業的客家人後來在土地增值漲價的機會中，因為地處偏野山區，漲價幅度遠比位於都會區的土地來得小，如果堅持耕作，到今天更是由窮變富又變成窮，今天凋零的農村，若沒有子弟接受教育而轉業，那真是會窮出油來。在從事樟腦業的客家人中，也看到很多致富之後不能守成的例子，和近年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許多客家人因為土地漲價之後，財富增加反而揮霍無度，完全改換人樣，最後反而落得窮途潦倒。

表目錄

表一 台灣樟樹資源各時期調查所得之數量表。

表二 台灣地區腦灶數量及樟腦從業人口變化估量表。

圖目錄

- 圖一 台灣樟樹天然林分佈圖，分布於北部山區標高 1800 公尺等高線以下，南部 2000 公尺等高線以下之闊葉林區。
- 圖二 台灣製腦及腦灶分佈圖，腦灶與樟樹資源分佈幾乎完全重合，此圖為日據時期樟腦業最興盛時期之製腦地圖。
- 圖三 戴維森所手繪清朝時期的腦寮與腦灶圖。圖之左上是腦灶剖面，「A」是燒火之火爐，「B」是煮水的腦鍋，「C」是放置樟腦樹匕的樟腦炊桶，外面包覆著灶土而成為灶台，「D」是樟腦結晶的陶甕。左邊是剷匕剷了一半的樟樹與剷匕的鋒子剷，旁邊是鋸子及斧頭。
- 圖四 1903 年代 戴維森所手繪之新式腦寮與腦灶圖。圖之上半是剖面圖，下半是俯視圖。「A」是燒火之火爐，「B」是煮水的腦鍋，「C」是放置樟腦樹匕的樟腦炊桶，外面包覆著灶土而成為灶台，「D」是蒸氣冷卻器，「E」是樟腦結晶與油水分離的腦田。
- 圖五 日據時期之焗腦設備圖（「再夢台灣之寶」中之廖井淵手繪），與上圖對照十分類似，中間大木桶是樟腦炊桶，兩位工人正在裝填樟樹匕，炊桶下是腦鍋與腦灶，左邊上桶是冷卻器，下桶是樟腦結晶與油水分離的腦田。
- 圖六 現在的腦灶、腦鍋與炊桶，與圖六十分類似，不同之處大約只有炊桶、蒸氣管線、冷卻器、腦田由木製改變成金屬製，進料由上方的輸送帶送入，樓梯是讓人上到炊桶中踩實桶中樟樹匕。本腦灶位於新竹縣峨眉鄉。

本文

第一章 台灣的樟腦產業

1-1 研究背景

翻開「大湖鄉誌」中的人物篇，大湖開埠以來數百年，列入「名人」名單共有 42 人，其中因為經營樟腦業而致富者共計 14 人，正好佔百分之三十。才讓人驚覺台灣樟腦產業不單是讓很多客家人安身立命，還讓許多客家人因而提升社會地位，這個現象全省皆然。本計畫就是找出這些往日的客家產業英雄，留下一些客家產業事蹟，以及隨後他們提升社會地位以後的發展脈絡，作為我客家族群的歷史基礎資料。

這個題目的意義與價值在於了解台灣樟腦業的歷史與客家人經營樟腦業提升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的狀況。以散佈在各地經營樟腦業的客家人為研究對象，特別是離鄉背井到中南部與東部地區的客家人，進行經營樟腦產業與客家人淵源，樟腦經營的形式、組織以及產業經濟，樟腦業式微以後的產業轉型及經營型態，政治社會服務的種類與形式。因為經營樟腦產業而使客家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改變，往日這些客家人在異鄉的光榮歷史紀錄，可以作為各地方誌的原始材料，同時也可以分送一些關懷給這些幾乎被遺忘的八十以上高齡客家英雄。由這些客家賢者的想法中，思考這些客家移民的未來發展，期望從其中找到由樟腦業而移民的客家人發展契機。這些客家移民村也將是未來恢復傳承客家文化以及客家村落產業振興的重要據點，從其中找到客家村落產業振興的契機。

在過去的時期包括清朝、日據與光復後四十年間，對於「客家人」

名詞始終有所禁忌，不論是政府文件、民間文學或是一般學術刊物，除了是專業的客家書籍之外，絕少有對於客家人與產業關聯的敘述，當然包含了客家人與樟腦產業的關聯敘述，客家人由這個產業中因為獲得相當的經濟利益，相對提升社會地位，以至於後來在民主選舉中參與政治服務，在當時大家都知道其中有密切關係。如今這些當年有地位的客家人已紛紛作古，留下資料有限，再三五年之後，真的是了無痕跡了。看看往常經營樟腦業的客家人聚集地嘉義中埔，台南白河、楠西，高雄甲仙、六龜，這些所在的地方誌中絕少提到「客家人」，就知道這個問題的必要性。

1-2 樟腦簡介

樟樹早期粗分為兩類，一為香樟(本樟、油樟、陰陽樟、栳樟)，可以熬腦，一為臭樟(牛樟、大葉樟)，作船材器具。天然樟樹之特色是樟樹枯倒以後，蟲蟻不侵，幾乎是永不腐朽。將香樟樟樹以一種特殊手斧「鋒子」砍倒，或是早期倒下之枯木，將倒下樹身用「鋒子」削成樹匕，就是薄木片，打包後以木馬或是人力背負或是車運，運至腦寮。或是以樹身運到腦寮，在無法上山的下雨時節，在腦寮中擺在適當位置，以人力用手斧「鋒子」將樹身切成木片。後來引進動力削片機將樹身切成木片，則山上樟樹都是以材體用木馬或車運下山，再切成碎片進行焗腦。焗腦時是將樟木片放入蒸餾槽中，槽下以熱鍋煮水，以水蒸氣蒸木片，將樟木片中的樟腦油蒸餾出來，蒸餾出來含樟腦油的蒸氣經過降溫冷凝之後，流到一個桶子中靜置，樟腦油會浮在水上，流出來就是樟腦油，樟腦油溫度降低以後，就會有樟腦結晶出來。樟腦油經過不同溫度的分餾，可以分出樟腦及其他成分，作為各種不同的用途。

樟腦的用途可以分為工業用、香料用及醫藥用。工業用來製造賽璐珞原料及作為無煙火藥的配料。香料用是作為印度燒香料等，醫藥

用是作為防蟲消毒用，藥水製造用等。賽璐珞是一種合成塑膠，首先發明於1869年，1890年以後大量使用樟腦為原料，廣泛用於電影膠捲、鈕扣等民生及戰爭用品製造原料，也使台灣成為樟腦王國。在本世紀初，就有一種化學合成樟腦發明，用松香油轉化成為樟腦，是一種不是取自樟樹的樟腦。在比較製造取得的成本，逐漸的天然樟腦被人工合成樟腦所取代，現在幾乎很少的樟腦是取自天然樟腦樹，幾乎全部是來自合成樟腦。樟腦樹的應用則回復到往日的特色，在於製作家具的原始用途。研究樟腦工藝可以了解這個資源在當年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研究樟腦歷史經濟卻是研究早期客家人移民與產業經濟的重要切入點。

1-3 台灣天然樟樹資源

樟樹是亞熱帶林產，分佈遍及地處亞熱帶的台灣島各地區，除了台灣中央山脈之高山地區以外，都有樟樹生長，其中以台灣中北部較多，向南邊逐漸減少，北緯23度以南因氣候過熱而稀少。圖一是台灣天然樟樹林分布圖。天然樟樹林遍佈台灣中北部平原、丘陵以至於山區地帶，與其他天然樹種如相思、苦楝等雜生。開墾荒地時砍下樟樹等雜木，整平地面，引水灌溉，種植稻米，以維生計，是我族移民由唐山到台灣墾荒的一貫步驟。

樟樹屬於長綠喬木，樹皮又縱裂，葉互生，卵形或橢圓形，平滑無毛，深綠色，三行脈，葉面有波形。花腋生，圓錐花序，五月間開花結實，十一月間成熟，實球粒，徑約六厘米，黑色為熟。材質中心黃褐色，邊緣稍淡，輕軟粗糙，易切割施工，對鐵釘會腐蝕，紋理斜行，木纖維長一至二公厘，厚二十微米。含灰1.2%，乾材比重0.5至0.6，含水14%，布氏硬度3.9，抗彎強度700-900kg/cm²，抗壓強度310-320kg/cm²。木材適用製造船艦、水車、牛車輪，也適於做雕刻、家具、佛像、樂器。

樟樹含樟腦隨著樹種、樹齡、樹之部位、生長地點而異。以本樟

來說，樹齡 30 年以上含腦增加，至 50 年者為最佳，30 年以下及 50 年以上，含腦較少。就部位而言，根部含腦最多，軀幹次之，葉最少。生葉含腦 0.17%，乾葉 1.1%。適合生長於沃土地帶，忌乾燥強風，果自熟藉鳥傳播，落地發芽。根株不易腐，株芽根芽均茂盛。

樟樹幹材蓄積量，一立方米 918 公斤，可得腦 20 公斤。樹齡十年，百棵一立方米，樹齡三十年，三棵一立方米，樹齡五十年，一棵一點三立方米，總重一千二百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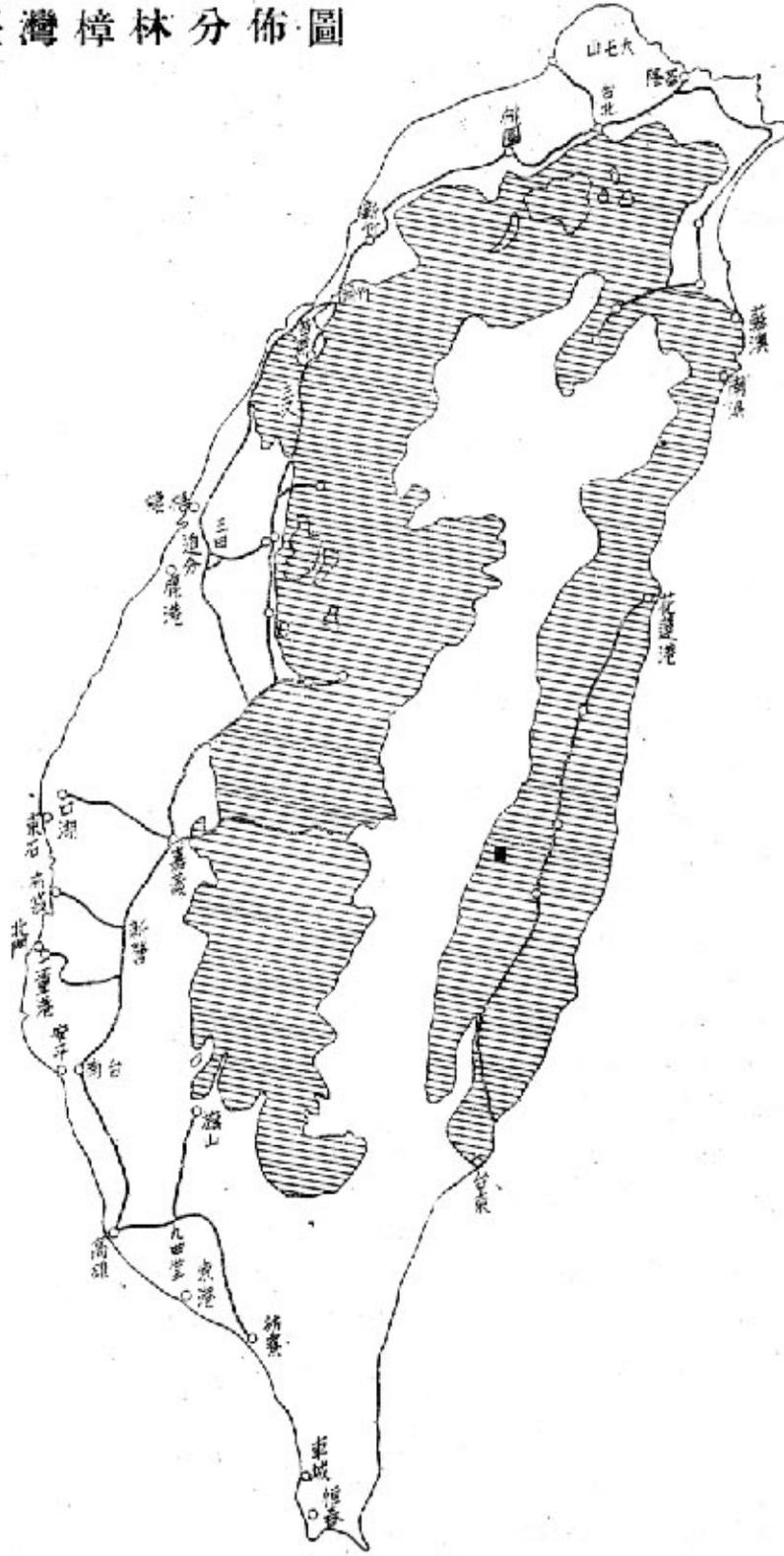
台灣樟樹資源蓄積數量如表一所示，在日據時代之 1896 年調查之數量是 2164 萬立方公尺，1918 年調查之數量是 900 萬立方公尺，1941 年調查之數量是 254 萬立方公尺，台灣光復之後的 1948 年調查之數量是 220 萬立方公尺。其中本樟佔約 80%，芳樟佔 20%。台灣樟樹資源在日據時期由兩千多萬立方公尺，經過二十餘年採剩九百萬立方公尺，以採去一半有餘。再經二十餘年的日據後期，剩下兩百萬立方公尺，台灣樟樹資源十去其九，所剩不多，與光復之前採樟已經到達深山之中，應是相符合的。

現在台灣樟樹資源有多少？依照樟樹五十年成長成材之說法，在台灣光復之後即少有採樟，1950 年採樟數量減少至三萬立方公尺。由 1951 年起到現在五十年間，樟樹都少有砍伐，得以獲得生息，應該已經恢復原有的林相蓄積量，加上近年來大量種植的人造林，總蓄積量應該有最初調查數量 2000 萬立方公尺。以一立方公尺得樟腦二十公斤計之，共有樟腦資源 4 億公斤，以現在價錢一公斤五百元計之，總值在兩千億元左右。

表一 台灣樟樹資源各時期調查所得之數量表

調查時期	資源數量(萬立方公尺)	備註
日據 1896 年	2,164	調查推算
日據 1918 年	900	清查結果
日據 1941 年	254	每木調查結果
光復後 1948 年	200	推算結果
現在 2003 年	2,000	預估數量，包括人造林

臺灣樟林分佈圖



圖一 台灣樟樹天然林分佈圖，分布於北部山區標高 1800 公尺等高線以下，南部 2000 公尺等高線以下之闊葉林區。

1-4 台灣樟腦產業

樟樹用來焗腦在鄭芝龍居台之 1640 年代就有的產業，「芝龍居台時，其徒入山開墾，伐樟熬腦，配售日本，以供藥料，其法傳自泉州」，「歸清以後，封禁番地，犯者死」，「雍正時期，設軍工料館，採伐大木，以為船料，許匠首入山熬腦，以私其利」。道光咸豐時期慢慢開始生產樟腦，這個時期樟腦仍以藥用為主，消用維持一定數量。至清朝末年 1890 年之光緒時期，電影膠捲之賽璐珞及無煙火藥發明生產之後，都需要樟腦作為原料，需用孔急，價格高漲，刺激生產，台灣樟腦產量因而急速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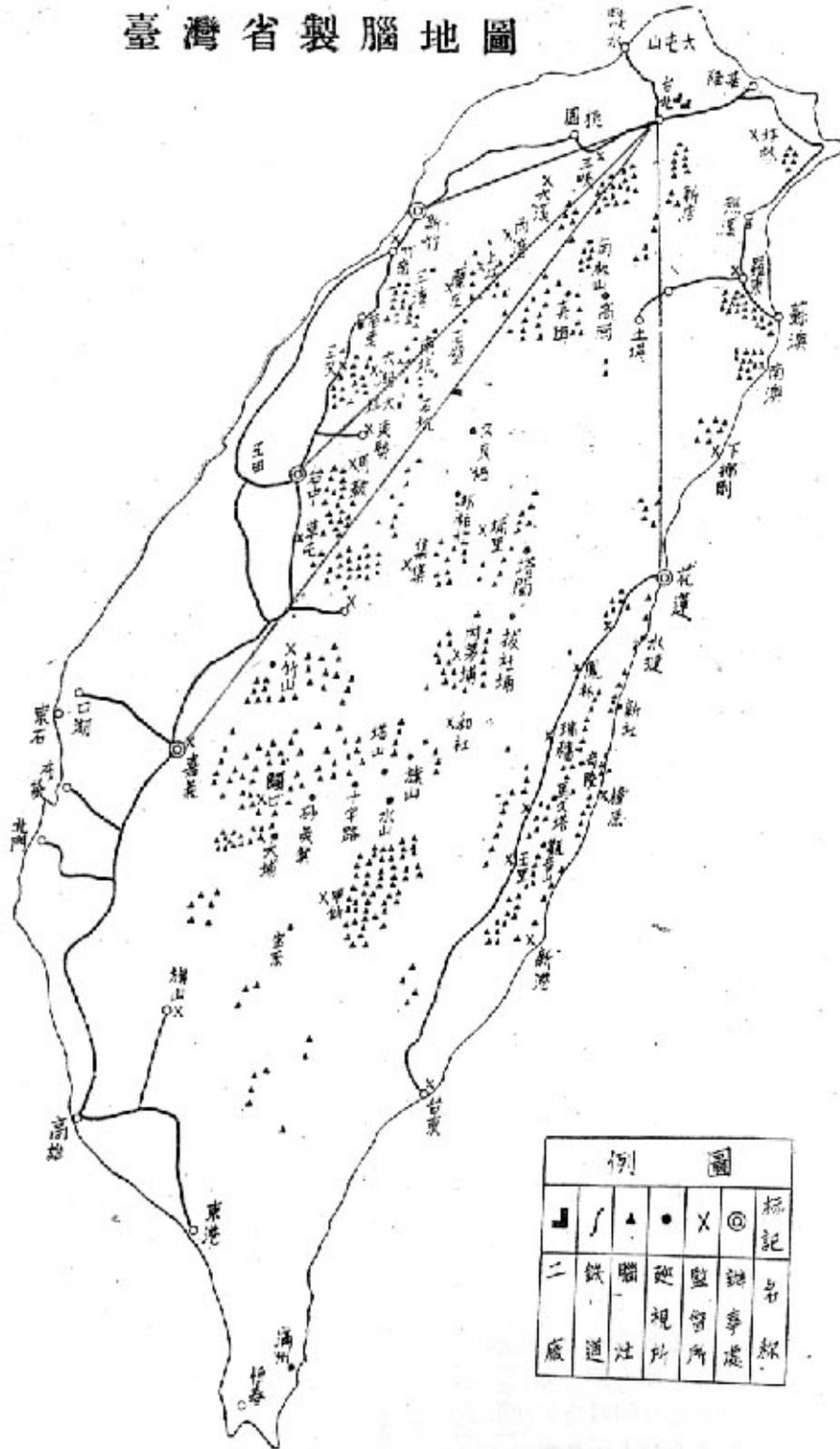
樟腦的主要產地在清朝之 1860 年代，以艋舺、大甲、竹塹、後壟港為出口集散地，產地應是分布在這些港口的上游地區，以大嵙崁溪(今大漢溪)、大甲溪、大安溪、鳳山溪、後龍溪上游之內山區域。大嵙崁(大溪)、三角湧(三峽)、鹹菜甕(關西)為集貨中心，以 1872 年為例，三地產量分別是 7,200 擔、2,400 擔、3,600 擔，總共 13,200 擔，比當年出口數量 10,362 擔還多，看來這些區域應是當年主要的樟腦生產區。

台灣北部的客家先民在雍正、乾隆時期之十八世紀中期遷台，開墾處所逐漸枯竭，人丁卻是繁衍倍增，生活條件漸趨困難，俗語「靠山吃山」，客家人原本依山而住，加上生活壓力，遂以刻苦冒險的天性，投入腦丁工作進行採樟焗腦的工作，在未經開發的原始山林，砍伐天然林中之樟樹，運出山麓焗腦，出售樟腦以謀取利益。這個時候的焗腦作業，逐漸由平地而入山地，天然林大都屬於番界，進入番界砍樟樹，大部分要與原住民取得諒解，或以餽贈價購方式獲得應允，還是不時有出草之害，這個時期採樟作業大部分是客家「羅漢腳」單身腦丁，擔任深入險境的採樟焗腦工作，風險高但是獲得的樟腦利益豐厚，還要繳交防番費以僱請「隘丁」看守番界。因而「採樟焗腦」

有如「火堆裏肚拈番薯」，有相當程度的危險性，終究不敵所獲得的相當利潤，主其事者樂此不疲，由淡水竹塹麓山區域而逐漸往南進如苗栗、南投、雲嘉南而至高雄，甚至越過淡水進入葛瑪蘭、花蓮。

日據時期的採樟腦作業風險逐漸降低，到日據後期得採樟焗腦工作變成為「家庭式」生產，一個腦灶一個家庭，男丁負責吃力重的工作，例如砍樟樹、剷樹乚、運樹乚等，婦人小孩則擔任燒火、入乚、出乚等較不吃力的輕工作，一個家庭正好顧一個腦灶，腦灶就設在山上有水而且接近樟腦樹生長所在，幾個家庭分散在一片山腰之上，遠遠看去，炊催煙裊裊，都是一個個腦灶。一段時日後，挑出一擔兩桶七十二斤樟腦到腦館交貨，換得腦錢買米、買菜、賣肉挑回山上，比較深山一個來回要兩天至三天，一家人都依賴這個腦灶焗出的樟腦過活，大體而言，除去生活費還能有一些積蓄，到樟腦業結束之後，就靠積蓄作為轉業的費用。圖二是台灣製腦及腦灶分佈圖，腦灶與樟樹資源分佈幾乎完全重合，此圖應為日據時期樟腦業最興盛時期之製腦地圖，裡面有腦灶分布狀況，樟腦局辦事處、巡視所等所在。

臺灣省製腦地圖



圖二 台灣製腦及腦灶分佈圖，腦灶與樟樹資源分佈幾乎完全重合，此圖為日據時期樟腦業最興盛時期之製腦地圖。

1-5 樟腦產業之衰落與從業人口之轉業

樟腦業在日據後期，台灣光復前就呈現大幅度的衰退，台灣光復以後也沒有復甦，在大陸撤退時期更加衰落，以後就一蹶不振，主要的原因是戰爭調走製腦工人和人造合成樟腦的崛起。

在日據後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腦丁」生產樟腦，是可以製造火藥的戰略物資，因而不必接受徵調為「軍伕」，樟腦產量應該可以維持高產量，但是因為戰爭調走的「軍伕」人力，卻還是需要許多「腦丁」放棄製腦工作而回鄉耕作，維持基本生活溫飽的糧食生產，因而荒廢許多製腦設備。台灣光復之後，百費待舉，樟腦的收購銷售卻是緩慢恢復，價格也是低落，國外因而大量採用人造樟腦，台灣樟腦產量一蹶再也振作不起，產量因而大減。

第二個理由是人造樟腦的崛起，人造樟腦之製造開始於1803年，德國藥師利用松節油通鹽酸氣而製得龍腦。由於松節油取自松樹之松脂，每株松樹都可以源源不斷終年產出松脂，生產容易，產量鉅大而且成本便宜，初期雖然有一些缺點，使得人造腦無法與天然樟腦媲美；但是科學日新月異，人造腦的各項缺失逐步克服，天然樟腦也就逐漸失去優勢，價格敵不過人造樟腦的低廉，因而市場被人造樟腦侵佔，天然樟腦低價之下，產製樟腦無利可圖，樟腦工人逐漸轉業作其他行業，樟腦產量因此越來越少，終於成為一種點綴產品。在許多的產樟地點，日據後期開始，原來是公賣的樟腦變成為沒人收購樟腦，使得樟腦工人不得不轉而他就，大部分是轉業開墾荒地，種植利潤較高的水稻、香蕉、香茅、水果等。

樟腦產業衰退之後，原來從事樟腦業的腦丁及腦長紛紛轉業，大體而言，比較有經濟實力的腦長有許多是轉業的去從事「林業」，在靠山吃山的近水樓臺之下，很早就有腦長、腦丁順便從事林木採伐、剖木製材的工作，這也造成台灣的製材業、合板業有很大比例是由客家人經營。

第二個轉業去向是回鄉耕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客家農村人力被政府徵調去戰場擔任軍伕，耕作人力缺乏，因而家族調回在外地工作的「腦丁」回家耕田種地。

第三個轉業去從事墾荒工作，在日據時代，日本政府以「派出所」方式進駐警察於原住民村落，徹底改變原住民的「出草」習性，因而在原來的中央山脈麓山地帶，原住民與平地居民之間的緩衝帶成為等待開發的荒地，在當時有一些是政府主動在生活比較困苦的客家莊招墾，另外就是這些原來擔任腦丁工作的客家人主動的尋找，大體是以小村聚落的方式進行開墾，在平地區域的河川新生地種植稻作，在高度 500 至 1000 公尺高度的半山種植香蕉。

在日據後期的 1930 至 1940 年代，台灣香蕉價格高漲，而日本政府也輔導成立「青果株式會社」，並撥給許多原來沒有登錄的「公地」作為開發區域，這些區域大都座落於海拔 500 公尺至海拔 800 公尺之半山地區，氣候稍微涼爽，大部分還沒有開發，例如台南縣楠西鄉的香蕉山地區有一百公頃山地，東山鄉的青山村仙公廟附近區域就有大約兩百公頃山地劃歸「青果株式會社」作為「青果地」，無償提供給有意願開發的農民自由開發，日本政府還到新竹、苗栗地區公開招募農民南下墾地種植香蕉。

這些青果開發區域正好與採樟焗腦工作區域接近，採樟焗腦的工作是隨著樟樹資源分佈而遷徙，而且逐漸由外山而進入內山地區，工作有如流浪一般，腦丁有想要安家立業的知道有地方可以開發種香蕉，意願都不低，有碰到樟腦業越來越沒有賺頭，因此有很多的樟腦工人就此轉業墾地耕種，離開樟腦業轉而成為農墾業。

在日據時代也有一種「不要存置林野」之地目，簡稱「不置林野」，既不屬有樹木的林地，也不屬於開墾的田園地目，屬於無主荒地，誰都可以去開墾，在山上做腦丁賺到一些錢以後，很多的客家人就到山下找尋這些「不置林野」，墾為良田，作為營生。在樟腦興旺的日據初期，南部地區的玉井、楠西、南化近山地區發生「噍吧年」事件，

牽連甚廣，人人自危，加上日本警察的嚴查行為，許多人連夜他逃，這個區域一下子人口驟減，十去其三，土地價格大幅滑落，變成一個地廣人稀的荒域，也提供山上從事腦丁的客家人下山轉成農耕業的機會，例如在 1911 年以後大量開發樟腦的高雄甲仙鄉與三民鄉，在 1920 年代開始，就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下山墾地落戶，結婚生子。在農閒時期，才上山打零工式的擔任腦丁，終究落戶生根，現在客家人口還佔有甲仙鄉人口的 25% 左右，大部分是來自新竹、桃園、苗栗的客家人，少部分來自東勢角，客家人在當地佔有極重要的政治、經濟地位，算是擔任樟腦工作之後，生活環境比較好的地方。

這些轉業從事墾植的的客家人許多是耕作公有土地，在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後，耕作的土地都成為自耕農。田地耕作產品有稻作、菸葉等，山地則由種植香蕉而改種咖啡、梅子、龍眼、芒果等水果，最近則有許多進行休閒農場，提供食宿以外，順道賣農產、作美食、開餐廳等等營生。

大體而言，客家人由家鄉外移之後，在異地營生，雖然工作有著落，仍然有一定的困難度。在政府的政策施為下，大體都能夠獲得一定面積的自有耕地，躬耕自食，圖得溫飽後稍有餘裕，要說有大富大貴，則仍然要有更大的冒險犯難與企圖心，非一般尋常百姓所能夠達到。自耕之田地隨著時代與社會變遷，所生產的產品種類與價值隨時變化，要不斷的改變營生方式，才能夠順應時代潮流，不至被潮流所淘汰。

第二章 台灣的政治社會地位

2-1 滿清時期的政治社會地位

台灣在清朝時期的社會地位主要表現在學制與官制的職位之上，學制對文人的稱謂，類似現在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碩士」「博士」一樣，分別是童生、秀才、庠生、生員、附生、廩生、貢生、舉人、貢士、進士、探花、榜眼、狀元。官制職位則是用「品」「級」分辨，一品大員到九品小官，即可以分辨官職大小。社會地位大都是以最高官職稱之，另外財富累積亦可以代表社會地位，由於清朝時期的財富與官職大小十分密切，因此，除了以「員外」泛稱有錢人之外，沒有比較可以分級的標準，到有不少是以「田」面積多少來稱之，例如「幾百畝地的大富翁」等等。

童生

以前「學生」不是容易當成的，要經過「歲試」「科試」的考試才可以「進學」當「學生」。沒有「進學」的讀書人稱為「童生」。「儒林外史」中，范進進學考試時回答考官周學道幾歲時說「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就是考了二十多次還沒有「進學」的老「童生」。

進學

童生進學要參加的考試叫「童子試」或是「小試」。每三年舉辦一次「歲試」、一次「科試」的「童子試」，逢子、卯、午、酉年沒有童生進學考試而只舉辦後面所要說明的「鄉試」。每次童生考試分為「縣試」「府試」「院試」三級，縣試在縣府舉辦，共考六場，府試在

省會舉行，也考六場。院試也在府城舉辦，考三場。全部及格通過後才叫「進學」為儒學生員。進學考試就是一場小型的地方科舉考試。清代考試有資格限制，「皂隸廝養倡優賤戶之子不得試」。

秀才、庠生、生員

童生進學後就是儒學生員，一般通稱「秀才」，也有人叫「生員」「博士弟子員」「庠生」。進學後開始在公立學校讀書，成績好的進入「台灣府儒學」，類似「省立學校」，其他的進入「縣立學校」的各縣儒學開始苦讀。

附生、廩生、貢生

剛進學的秀才新生叫「附生」，附生經過考試升「廩生」，廩生再經過考試升「貢生」。升級考試大都兩年考一次，每次順利通過，進學後六年可以參加「貢生」等級的「鄉試」。清代也有開放一些貢生身分可以用錢「捐」來的。

科舉

貢生考「舉人」叫「鄉試」，鄉試及格的就是「舉人」，舉人前往京師「會試」，及格後參加保和殿的「殿試」，這系列考試是連續舉辦，過一關緊接著過下一關，統稱「科舉」。

鄉試、舉人

鄉試每逢子、卯、午、酉之年秋天八月在省會舉辦一次，台灣清初時屬於福建省，參加鄉試的貢生要渡海到福州應考。台灣建省以後就在府城台南舉行。鄉試考場叫「貢院」，考生每日考一場，共考三天三場。每三年一次的鄉試，台灣地區錄取的「舉人」名額「解額」大約是四名。

會試、貢士

各省通過鄉試的舉人接著緊鑼密鼓準備參加隔年二月在京師舉行的「會試」，「會試」也是考三場。通過會試的舉人叫「貢士」，貢士第一名是「會元」，前十名是「元魁」，十到二十名是「會魁」。參加會試大部分都有政府資助交通費。雍正初年洩漏考題，李衛去鬧場的就是「會試」。

殿試、狀元、榜眼、探花、進士

通過會試的貢士接著參加紫禁城內保和殿的「殿試」，又稱為「廷試」，於會試年的四月二十二日舉行。殿試後選出前十名送皇帝御覽，欽定優等一甲三名，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次等二甲七名為「進士」。放黃榜後就完成一次的「科舉考試」。

朝考、朝元、庶吉士

考中進士以上的優選人才都會授與官職，選官授職前還有「朝考」，分出最優的「朝元」和「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三等，分別授與京官或地方知縣(縣長)。

由童生到狀元的讀書歷程，是多麼辛苦的一條路。六堆文人江昶榮從三十歲中舉後連續參加五次會試，才在四十三歲時(光緒九年，1883年)考中進士，並獲選為四川省某知縣。進士住家宅第可以稱為「進士第」。其他在碑文上的庠生、廩生、貢生等稱謂，都是非常不易獲得的稱號，大家在觀看古蹟時，應該多看幾眼，才不辜負這些先人的努力事蹟。

在當時台灣一般的家庭接受教育以私塾為啟蒙，學習千字文、尺牘等家居生活所需用到的基礎文字，談不上已上所述說的文人較育階段。在私塾階段若有特別聰穎或是家長特別富有者，則塾師會推薦進

入學堂就讀，開始以四書五經習字等預備科舉考試的內容。學習又有心得就會薦送參加「童子試」的歲試、科試，通過之後就是經過註冊的「童生」，就是如學生員，一般俗稱「秀才」，可以苦讀之後參加「鄉試」。一般社會地位的高低也顯示在這個程度上，例如一個新竹地區的「秀才」常常是擔任義民廟十四大庄輪祭的經理等職務。南部佳冬地區羅家秀才還享有公費讀書，就是「廩佯生」，表示比秀才又高一級的學位。

在公家服務的清朝士紳則以官位分別地位，一品是高官，依次是二三四五六七八品。七品是縣令，就是現在的縣長。客家人的婦女墓誌銘上稱為「孺人」是七品官夫人稱謂，社會地位相當崇高。

2-2 日據時期的社會政治地位

日據時期的教育分為國民教育的初等普通教育，以及中學校、高等學校、高等女子學校及大學預科的高等普通教育，職業學校則分工農商科實業教育，再高一等的是大學教育。

國民學校教育有國語傳習所，於1896年全省設16所國語傳習所及18所分所，1898年則改為「公學校」，收台灣人為校生，有別於只收日本人的「小學校」，修業六年。前四年是為初等科，在六年修業的後二年修讀簡易職業教育稱為「高等科」，也有六年畢業後。在1937年則將公學校與小學校合併成為「國民學校」。

中等學校教育初期是日本人才能就讀，1922年以後才有中等學校如新竹州立中學校等兼收台灣學生，大都是台籍精英才能進入中等學校。

2-3 光復以後的社會政治地位

台灣光復初期的教育仍然循著日據時期形式，逐漸改變形式與實質。初期改以學年制，一年時間稱為一學年，分為上下學期，小學教育改成「國民學校」，統一修業期限六年，是義務教育。中等學校分

為「初級中學」與「高級中學」，分別修業三年。高等學校分為「專科」與「學院」、「大學」。隨著社會進步，在民國五十七年，將國民義務教育延伸至九年，原來的「初級中學」改為「國民中學」。「專科」與「學院」也都紛紛改成「學院」與「大學」，授予學位有大學畢業的「學士」，大學畢業再修習二至四年的「碩士」，碩士畢業在修習二至六年的「博士」學位。由於教育成度是一個人現代社會工作的基礎，由受教育的多寡大約也可以反應出這個人往後的社會地位。

台灣光復以後的教育承襲日據時代，教育程度是一個社會地位的象徵，但是還是有不同的表示。例如擔任公務員則有官等，這是沿習清朝時期中國官場的品及，一般分官等為特任、簡任、薦任、委任，由依照教育程度而參加的「國家考試」決定官等，類似清朝的秀才、舉人、進士等科考階級。而任官之後的官階又是另外一套，如委任官的技佐、技士，薦任官的技士、技正等等。現在則以職等分出官位高低，如二職等、五職等、九職等，越多職等官位越高。

在由選舉出任的官位來說，則是村里長、鄉鎮代表、鄉鎮長、縣市議員、縣市長、省議員、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省市長這個次序。由於經營樟腦業的客家人大部分屬於地方型的人物，這些層級大都以包含了他們可能的社會階層。

如果在社會服務職業，則有一些考試之後特許的行業，稱為「師」及行業。越難考中的師越有價值，社會地位也越高。例如早期的「律師」「醫師」「會計師」非常不易當得，也是高社會地位的象徵，「建築師」「技師」則次之，也是得之相當不易的高社會地位。「師」之下是「士」，例如「技術士」、「地政士」等。

民間的社會地位則是比較實際也比較膚淺一些，「有錢就有地位」，例如社會公益社團的領導人，肯出一些金錢，再加上出一些力量就獲得這個社會地位象徵的職位。一般而言，前面的高官、高師大都也有一定的收入，自然在社會服務上有一些等同的地位。

第三章 台灣樟腦產業技藝

將樟樹中的樟腦提煉出來的作業稱為「焗腦」，中國早期焗腦是明朝李時珍著作的「本草綱目」中所述方法；台灣早期的焗腦方法類似本草綱目之方法而加以改良，在清末日據時代焗腦方法又有小變化，光復以後現代的焗腦方法更為進步，茲分項敘述於下。

3-1 本草綱目的焗腦技藝

明朝萬歷年間(1600年)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樟腦出韶州、漳州，狀似龍腦，白色如雪，樟樹膏脂也。胡演升煉方云，煎樟腦法，樟樹新者，切片以浸井水，三日三夜，入鍋煮之，柳木頻攪，待汁半，柳上有白霜，即濾去渣，傾汁入瓦盆，經宿自然結成塊也。又煉腦法，用銅盆，以陳壁土為粉，摻之，卻摻樟腦一重，又摻壁土，如此四五重，以薄荷安土上，再用一盆覆之，黃泥封固，款款蒸之，須以意度之，不可太過不及，自令走氣，候冷取出，則腦皆升於上盆，如此升兩三次，可充腦片也。我國製腦可考者，遠在四百年有之已。

3-2 清朝時期台灣的樟腦產業技藝

台灣在 1895 年以前的焗腦方法是如(圖四)所示，小灶式腦灶是由土角磚砌成，一灶有多個火爐，一爐兩鍋，一個腦灶是五爐十鍋，每一個鐵鍋之上有一木隔板，中有氣孔，讓鍋中蒸氣進入炊桶中，炊桶由木板做成，高約三尺，下寬上窄，倒置鍋上，內可放樟木樹七、十斤左右，炊桶外面，充填夯土，一灶五爐十鍋，外圍厚板，形成方灶，灶面有十個炊桶口，桶口上倒置一個大陶甕，以結晶樟腦。

蒸腦之時，將水由灶面桶口倒入鍋中，在將樟樹匕放進炊桶之中，上面倒覆陶甕，灶中引火加熱，蒸煮一夜，隔天將下半桶樟樹匕出桶，將上半桶樟樹匕換至下半部，上面再加新鮮樟樹匕，加水覆甕後再蒸，一天兩換，一連十天。鍋中熱氣透過木板之孔洞，進入炊桶之中，蒸出樟樹匕中之樟腦，含腦蒸氣進入較低溫的陶甕中，冷卻而凝結成樟腦結晶。

十天之後，將陶甕起出，陶甕中半凝結的樟腦遇到冷風結成霜，將這些結晶取出就是樟腦腦砂。一灶十鍋，蒸十天可以得到樟腦約四斤，如果有經驗的師父注意到火候，可以得到六至七斤腦砂。

Up-country Camphor Stills.



Old Model Chinese Camphor Still ("St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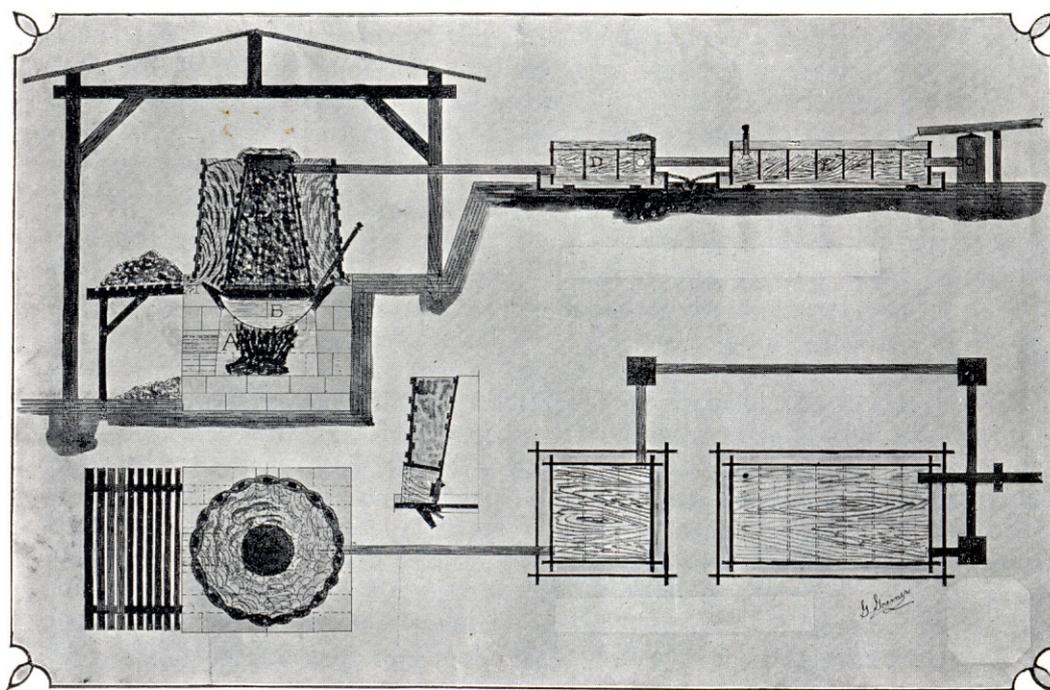
"A" Fire-box. "B" Water-pan. "C" Chip-retort. "D" Crystallization Jar.

圖三 戴維森所手繪清朝時期的腦寮與腦灶圖。圖之左上為腦灶剖面，「A」是燒火之火爐，「B」是煮水的腦鍋，「C」是放置樟腦樹匕的

樟腦炊桶，外面包覆著灶土而成為灶台，「D」是樟腦結晶的陶甕。左邊是剷匕剷了一半的樟樹與剷匕的鋒子剷，旁邊是鋸子及斧頭。

3-3 日據時期台灣的樟腦產業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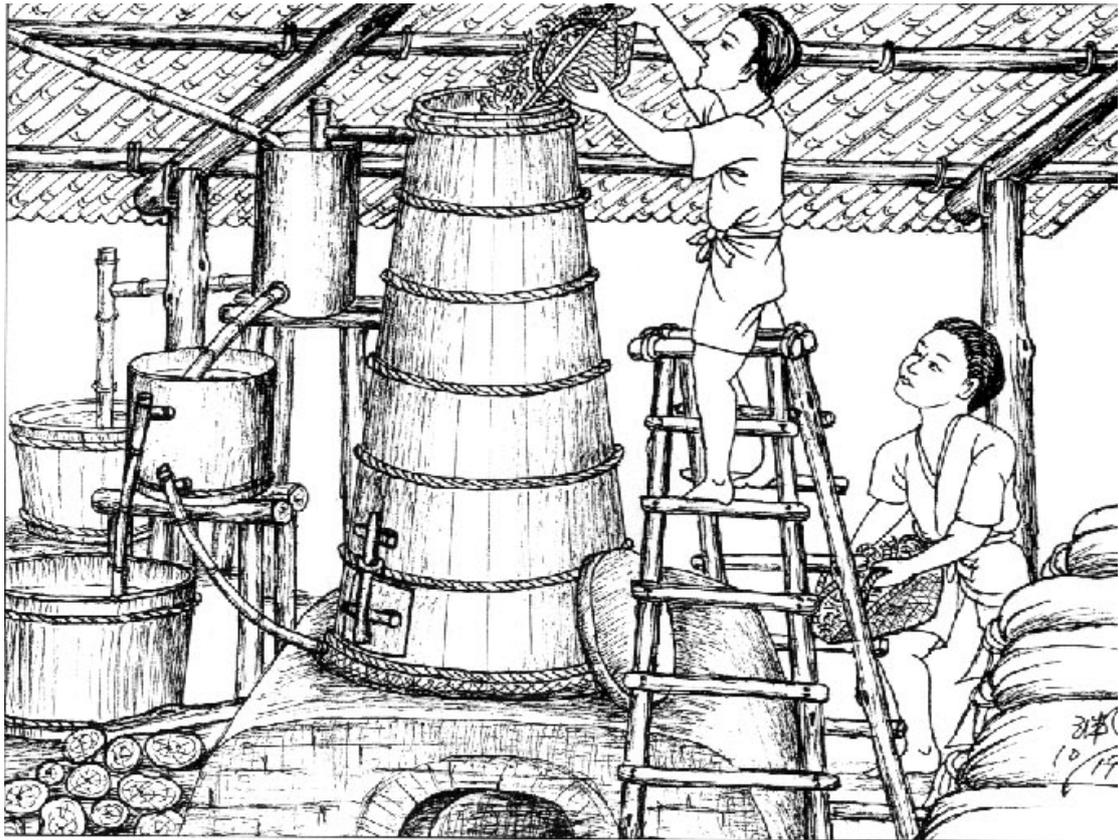
1895 年以後的方法台灣由日本引進比較新式的焗腦設備，外觀圖形如圖五、六兩圖，也是台灣地區採樟焗腦時期最主要的設備。焗腦時是將樟木片放入蒸餾槽中，槽下以熱鍋煮水，以水蒸氣蒸木片，將樟木片中的樟腦油蒸餾出來，蒸出含樟腦的蒸氣，以麻竹管將蒸氣引入水中冷卻成液態，流到一個桶子中靜置，樟腦油會浮在水面上，引流出來就是樟腦油，樟腦油溫度降低以後，就會有樟腦結晶出來。樟腦油經過不同溫度的分餾，可以分出樟腦及其他成分，作為各種不同的用途。



Present Model Japanese Still.

“A” Fire-box, “B” Water-pan. “C” Chip-retort. “D” Cooling-box.
“E” Crystallization-box.

圖四 1903 年代 戴維森所手繪之新式腦寮與腦灶圖。圖之上半是剖面圖，下半是俯視圖。「A」是燒火之火爐，「B」是煮水的腦鍋，「C」是放置樟腦樹匕的樟腦炊桶，外面包覆著灶土而成為灶台，「D」是蒸氣冷卻器，「E」是樟腦結晶與油水分離的腦田。



圖五 日據時期之焗腦設備圖(「再夢台灣之寶」中之廖井淵手繪)，與上圖對照十分類似，中間大木桶是樟腦炊桶，兩位工人正在裝填樟腦樹匕，炊桶下是腦鍋與腦灶，左邊上桶是冷卻器，下桶是樟腦結晶與油水分離的腦田。

3-4 光復以後台灣的樟腦產業技藝



圖六 現在的腦灶、腦鍋與炊桶，與圖六十分類似，不同之處大約只有炊桶、蒸氣管線、冷卻器、腦田由木製改變成金屬製，進料由上方的輸送帶送入，樓梯是讓人上到炊桶中踩實桶中樟樹匕。本腦灶位於新竹縣峨眉鄉。

比較新式的現代化焗腦設備在於腦鍋與炊桶分開，蒸氣由鍋爐產生後，以管線引至炊桶，這樣可以用一個鍋管好幾個炊桶，減少火爐數目，節省燃料與人工，增加焗腦效率。圖七是現在使用的仿古腦鍋，圖八是一個鍋爐管六個炊桶的新式焗腦鍋爐設備。蒸氣吹出樟腦以

後，水冷卻設備用比較集約精緻的熱交換器，做成一個不銹鋼桶，分別有冷卻水管進出口及熱含腦蒸氣進口、熱含腦水出口，含腦水進入腦田進行油水分離，就分出樟腦出來。腦田除了材質改用金屬以外，形狀大小還是類似以往的樣子。

3-5 樟腦產業凋零之後的技藝應用

在樟腦業逐漸式微以後，看來就因此消失無蹤；但是在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代時，突然興起另外一項與樟腦類似的產品，就是由香茅草焗香茅油，是製造高級香水的重要原料。樟腦的蒸餾技術與設備也可以直接應用於香茅油業，而適合種植香茅的地區也幾乎和樟腦產地一致，而香茅業也在樟腦業式微之後再崛起，因此稱香茅業為樟腦業的第二春頗為適當。

種植香茅草以蒸餾香茅油原來是印尼的主要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荷蘭人殖民統治的印尼尋求獨立，原來由荷蘭人獨佔經營的香茅業也隨著荷蘭人撤出印尼而停頓，台灣卻正好填上這個生產缺口，產量由民國三十九年的三百六十噸逐漸增加，至民國五十三年到達高峰，每年生產達到九千噸之多，以每擔六十公斤折算正是合十五萬擔，是樟腦產量高峰每年九萬擔的一又三分之二倍。但是到了民國五十七年，人工合成的香茅油發明問世，香茅油價格大跌，一下子就在全省田野間消失了。由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到民國五十七年結束，歷經短短一十八年，由開始生產到結束生產一個週期。與樟腦業的1860年到1960年經歷一個百年世紀是要起落得快，相比起來也可以稱為「曇花一現」。

第四章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的貢獻與影響

樟腦產業在台灣的興盛時期是由清朝末年到日據時期結束，前後興盛約有一百年上下，對於客家人的貢獻當然以提供客家人養活自己的經濟來源，衣食足的直接反應就是人口增加，而由經營這個樟腦產業所需要的經營人力腦丁、腦長，以及供應生活日用衣食所需的商家，也開拓了客家人經營產業的另一項技能，讓客家人由「勤耕兩讀」的純粹農業型態進入了貨殖的商業經營型態，在台灣光復以後的經濟發展時期，不至於固守成規而郁於耕讀，由經營樟腦業的經驗進入逐漸以企業經營為主的現代化社會。

4-1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口增長的貢獻

由日據時代 1901 年至 1926 年客家人由 39 萬人增加到 59 萬人，增加 20 萬人，增加比例佔 51%，比台灣當時平均人口增加比例之 34% 高出甚多，以自然人口增加率計算，客家人口增加數量是 13 萬人，如今增加了 20 萬人，以平均另增加額外的 7 萬人，其原因固然可以歸於樟腦產業興旺，需用人力孔急而使客家人多產，還有其他數點原因，一為客家人就業範圍寬廣，日據初期客家人在台灣的就業範圍，由原來耕田種地的農墾業擴大到其他產業，採樟焗腦是其一，吸納數 2-3 萬人進入這個行業，由表二台灣地區腦灶數量及樟腦從業人口變化估量表也可以看出這個數字。關建鐵路再當時也是新的行業，日本政府在 1910 年前後完成的縱貫鐵路及阿里山森林鐵路，大部分是由北部客家地區招聘的工人完成的，數量也有數千人之多，在完成鐵路建築之後，多有在駐紮的工地附近安置田產落戶，或是在新建鐵路沿線車站上班，形成鐵路移民，大約有上萬人是屬於這種人口。由於生活安定有著落之後，沒有衣食之慮，很快就生兒育女，自然人口會增加快速。其二是礦業，包括基隆金瓜石採金礦、北部山區採煤礦以及

遠至花蓮壽豐鄉豐田地區採石棉，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擔任主力開發工作。其三是招墾新天地，日據時期開發許多的青果農場，種植特定的作物，幾乎都是在客家莊招募墾植工人，這些客家人以比較有規模的呼朋引伴到新天地去開發，例如台南縣楠西鄉的香蕉山農場，白河鎮的藥仔山等等，這些新所在有無限的土地提供開墾，只恨人力太少，因而多多生產，客家人因而增加迅速。

以上的四種新行業都讓北部的客家人因就業而向全省遷移，在各地獲得比較優渥的生活，衣食足而人口自然增加快速，和安土重遷居住原地的部分省民比較，自然有更多的人口增加率。

另一項客家人增加的理由可以歸之於治安改善，族群和諧。原住民出草習俗受到日本警察以「派出所」駐紮原住民社區而改善，閩客間的緊張關係也因為日本警察的嚴查管理而受到壓抑，減少族群間之摩擦及衝突，較為和平安定的環境，對客家人增產人口，有加成效應。這個治安改善效應也使得客家人的採樟焗腦範圍能夠深入中央山脈，例如當年還沒有開通的南部橫貫公路沿線高雄縣桃源鄉的梅蘭、復興、樟山、梅山，由六龜以人力行走一二天的範圍，幾乎都要到達中央山脈一二千公尺高的山腰，都有客家人採樟焗腦的足跡。

在日據初期統計的客家人增加之中，在比平均增長十三萬人多出來增加的七萬人之中，由樟腦產業所提供增加的人數應在兩三萬人之譜，貢獻的程度應該有三成左右。

表二 台灣地區腦灶數量及樟腦從業人口變化估量表

年代	1870	1900	1915	1930	1944	1945	1950	1990
腦灶 數量	1,000	5,463	8,148	3,149	7,059	893	276	50
樟腦 從業 人口	5,000	21,800	32,600	12,600	24,000	3,017	875	150

4-2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經營企業的貢獻

客家經營人才顯然較少

在許多的場合當中，大家都會對於大企業主之中客家人佔的比例較少而有所感歎，在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工業管理科學系的利德江教授分析指出：客家人所背負的文化遺產之中，「勤耕兩讀」，「耕讀傳家」，「勤儉樸實」等等字語，深深印入客家人的內心深處，仍然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勤於讀書以考取功名，擔任高官以獲的官職與豐厚的收入，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進而供給更多的家族成員讀書，以求取更多的功名，永續暢旺自己家族。這個觀點在清朝以前的「科舉時代」，的確是由窮困翻身的不二之策，在客家原鄉所見到的許多著名樓房，如閩西的圓樓，粵東的圍壟屋及土樓，追其根源，都是這個家族成員考重科舉擔任高官而回饋家鄉的具體項目。這個想法，至今於台灣客家庄頭仍然沒有改變，君不見台灣博士最多的庄頭坐落就是客家庄的「美濃鎮」嗎？也不是只有美濃鎮益處而已，南台灣的六堆客家庄頭也無不如此。「人文薈萃，人才輩出」仍然是六堆地區的最佳評語，在宗祠廳堂的題詞高掛「創業難、守業難、守成更難、為在難中立志節」「讀書樂、耕田樂、為善最樂、宜從樂處用精神」，「樑間燕語兒孫衍，書田無稅子孫耕」，可見得客家人對於祖傳的耕讀精神，雖然歷經長久時間、遷徙萬里路程，闖蕩大江南北，仍然是深信不疑的。

六堆地區充分發揮客家精神

基本上這種客家精神在廿一世紀的現代化社會之中，守成有餘，開創則顯不足。今天的士紳家族，基於耕讀起家者，大體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要說能夠轉而成為大企業家，則顯然有一定的難處。這也是分析起現代化社會中客家人在大企業體系中，擔任夥計者多而擔任負責人者少的根本原因。在六堆客家地區，大部分的客家人都有一定的安穩生活，一年三季收成可以從年頭忙到年尾，耕作的目標就是教養

下一代，因此，兩季稻作加上一季的煙草或是毛豆，辛苦的耕作，佔去大部分的體力與精神，充沛而方便的灌溉圳水，風調雨順是豐收，刮風下雨也都不太會造成多大災害，了不起一季的收成少一些吧了，這個環境就是我客家人以往追求的最高境界，六堆客家庄彷彿如天堂，在這個優渥的環境中，客家人也充分的發揮客家精神到極致，晴耕雨讀，造就無數優秀的客家人才。

桃竹苗客家人艱困多多

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生活環境沒有六堆地區那麼優渥，一方面是因為到達時間比較慢，較好的地區都已被先行到達的移民佔有，只有到山澗水邊或是高旱地區，天旱則缺水，天雨則水災，難得風調雨順才有收成。旱災時莊稼晒乾，顆粒無收，日子如何得過？像是新竹縣的紅毛鄉在1955年代還有三年兩旱，連鄉名都改成新豐鄉以討個風調雨順的豐收年。下雨是甘霖，太多雨水又成水災，水災來時把辛苦墾成的良田沖成河床，沒有收成不說，要再一次開墾才可以恢復耕作，一次水災尚可忍耐，一而再，再而三，能夠有耐性的人就不多了，爾而又加上如1935年的苗栗關刀山大地震的大災害，土磚疊造的房子沒橫力，普遍就這樣橫橫倒下去，有人傷亡就更加令人心碎；以上的種種都是北部桃竹苗客家人的生活寫照，在在都是令人傷心欲絕的打擊，就是有鐵一樣的決心，也是不容易過下去，聽說有機會可以做工圖得吃飽穿暖，哪一個不心動？

把握機會開創新局

在當時的艱困生活之下，有外出發展的機會，大部分的客家鄉親都會認真的思考，以把握機會開創新局。在當時採樟焗腦產業正在起飛發展，很需要人手，許多的客家鄉親就依了腦長的遊說，離鄉背景的到有樟樹的內山採樟焗腦，辛勤工作半個月出一次樟腦，一擔百斤賣得雪花花的龍銀一百多元，買生活所需的米油鹽魚肉等還綽綽有

餘，親朋好友相邀一起又有照應，因此一而十，十而百，紛紛離鄉背景到各地山區討生活，一個腦長回鄉一次招個二三十人毫無問題。因而北部地區客家人向南向北向東紛紛順著樟樹資源的分布而延伸出去，哪邊有樟樹，客家鄉親就往哪跑，腦灶就建到哪，採完一處又移一處，類似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4-3 樟腦產業對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的貢獻

樟腦產業的技術與經營

樟腦產業的經營包含了技術與經營兩個與現代化社會密切相關的項目，第一個是焗腦技術是現代有機化學工業的先驅，第二個是經營型態包含了現代化企業經營的精神。這兩個項目是造就採樟焗腦的客家人日後能夠有機會雄圖大展的基礎。

採樟焗腦的技術

焗腦技術屬於有機提煉化學，利用熱的蒸汽將樟樹中的樟腦油蒸餾出來，它的原理就是熱氣將低沸點的芳香油脂在植物體中燻成蒸氣，燻出含有包含樟腦油脂的蒸氣用水冷卻成液體之後，在腦田之中靜置，等待比較輕的油脂與比較重的水分離，浮在水面上的油脂就是樟腦油，待稍稍冷卻以後，就結晶成為樟腦。這個技術一直沿用到類似的工藝，例如由檜木之中焗出檜木精油就和樟樹焗腦完全一樣，樟腦產業結束以後發展起來的焗「香茅油」，技術和設備完全和焗樟腦也完全一樣，現在的「香草」精油也是這樣子蒸餾出來的；製酒的蒸餾技術也是類似這項工藝；現代化的煉油廠分餾技術也是類似的。因此，焗腦技術也可以說是現代有機化學工業技術的啟蒙技藝，這些技藝也是許多客家人後來到高雄煉油廠工作的原因之一。

樟腦產業的經營

樟腦產業的經營需要有「腦長」，一個腦長管理二三十個腦灶，腦長要負責這些腦灶工作的腦丁和樟樹資源的取得，一個腦灶工作的腦丁有五六個，凡是工作、家居生活等一應所需都是由腦長安排，當然出產的樟腦由腦長收購繳交專賣局，腦丁人手不夠時要到客家莊去招募，樟樹採完時要另找樹源，這些工作都是腦長擔當，腦長就是管理經營這個就業人數將近百人的產業，如何能夠讓所管轄的腦灶順利而大量的生產，就是自己獲利夥計也獲利的雙贏策略。也有剋扣腦丁工資、生活所需貴賣等近利的腦長，終究會留不住腦丁而收山。腦長如何成功經營自己手下的腦灶與管理工作的腦丁，這些寶貴經驗就是以後經營其他產業的重要資產。在樟腦業最興盛時候以三萬人計算，應有 300-500 個腦長，經營的形態和土地大頭家負責放佃與收租的格局完全不同。這些成功的腦長是難得的企業經營人才，大部分後來都變成為地方上領導人物。

樟腦產業從業腦丁的困境

樟腦產業可以獲得優渥的生息，從業腦丁吃穿得已獲得改善，自然會多生子女，客家人口因而增加，依據日本政府領台後的第年於 1901 年的調查，當時之閩人有 228 萬人，粵籍客家人有 39 萬人，粵籍人口加上閩西汀州府人口當作當時的客家人，這些客家人只佔當時台灣漢民族的 14.6%，與閩南人數相差懸殊。1928 年統計的資料是粵籍 59 萬人，漳州 132 萬人，泉州 168 萬人，客家人佔 16.4%。在這個二十餘年間客家人比例增加了 1.8%，但是若以增長率而言，客家人口由 39 萬人增加至 59 萬人，增加至 1.51 倍，增加率是 51%；同時期台灣人口平均增加倍數是 1.34%，增加率是 34%。客家人增加比例足足是平均增加率的 1.5 倍，人口增加速度可以說是非常快速。

人口增加可以有更多的生產人力，產出更多的樟腦，是一個良性的擴張。但是，客家人所謂「耕讀傳家」所重視的小孩子教育成為問題，因為腦灶都是分布在山區，距離市集有相當腳程，而且樟樹越採

越進入山區，挑一擔樟腦繳政府樟腦局下山要一天，上山要兩天，學校都在山下，小孩子要怎麼才能夠讀書呢？腦長的孩子問題小，因為腦長都住在街市，有事才上山巡查，小孩子就近唸書。腦丁住在山上，走一趟要一天，要在山下找住處，又沒有現在這麼方便，小孩子單獨住也小，這個困境是當時腦丁的大問題，也是很多腦丁的小孩沒有受到很好教育的主要原因。有一些腦丁的安排是住在老家，由祖父母帶小孩，在老家附近上學校，大體而言，在接受教育上面，腦長有這財力雄厚與距離學校近的雙重優勢，腦丁就沒有這個優勢，後來有很多腦長子孫成為地方名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個困境一直延伸到光復以後，直到在山上的腦丁產業發達足以在山下接上購置房產，將家人搬遷到山下居住以後才獲得改善，這已經是過個一個世代了。

第五章 樟腦產業造就的客家產業經營人才

5-1 台灣北部桃竹苗地區

黃南球

有關樟腦產業提升客家人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文獻，首推連雅堂台灣通史貨殖列傳中敘述：

黃南球，字蘊軒，淡水南莊人，(亦有六堆人之論)，今隸苗栗，原籍廣東省嘉應州長樂縣(現在的五華縣)，父親黃梅怡公大約在道光年間(1820年前後)移居台灣，南球先生於道光20年(1840年)生於楊梅壠莊，幼年讀三年私塾，後遷居雞籠莊(銅鑼)，又遷居南庄，辦理墾務，36歲時在獅潭創辦「黃南球墾號」。苗栗近內山，群山伏處，殺人為雄，南球集鄉里子弟數十人討之，番害稍戢，會巡府岑毓英視台，聞其事，召見委以撫番，及光緒十年(1884年)劉銘傳至，尤亟亟於番政，檄募鄉勇二百，從征大科崁，嘗一夜連破十八處，威震番界，平大崙崁(大溪)番，功賞五品藍翎，既出入番地，知其土腴，請墾南坪、大湖、獅潭等處，縱橫數十里，啟田樹藝，至者千家，已復伐木熬腦，售之海外，產乃日殖，以致鉅富。是客家人早期在樟腦業上有重大成就的先賢。日據初期，大湖馬拉邦諸地土地重測，以旗插地為界，黃南球為首之「廣泰成」墾號各地遍插界旗，引發諸多糾紛，訴之於官，纏訟後終獲其地，惜其子黃滿頭家經營不善，破產後產業轉手股東嚴添壽。

詹阿祝

粵人，居苗栗卓蘭莊，地近山，時與番鬥，故其人多勇，阿祝為木工，每單身入深林中，歷十數番社，番不敢害，既為馬拉邦社通事，數年，哺番頗多，翻索之，阿祝怒，謀併其地，時馬拉邦社族大勢強，

為一方之雄，地又險阻，阿祝潛襲之，遂併其地，召子弟開墾之；其餘番重不服，潛謀恢復，聚可千人襲墾眾，阿祝陷重圍，不敵，乃帥眾出，番逐之，未果，官以阿祝貪佔番地，捕之下獄，眾救之。是時巡撫劉銘傳方行撫番之策，光緒十一年，阿祝面求中路營務林朝棟討番，棟帥軍千人至卓蘭，阿祝為偵探，出入番社以窺敵情，時群番合，勢頗振，朝棟不利。次年，銘傳自帥親軍一百、練勇三千、屯兵三千進討，乃張隘路，以屯兵三百五十人扼守，自是番不敢出，此役阿祝尤勇，人稱壯士。自是馬拉邦番就撫，馬拉邦諸地得以採樟墾地。

葉仕添

祖上廣東省路豐縣螺溪鄉，祖父葉朝利公於乾隆年間昆仲四人遷至新豐一帶上路，流寓新埔、銅鑼諸地，落腳新雞隆葉屋坑，其父潤生公於同治年間移居大湖，從事焗腦與墾荒，為大湖四大墾戶之一。公身材魁梧，機智過人，平撫番族有功，授五品軍功，頂戴藍翎。日據時期任大湖區庄長，地方相關事務，無不竭力興辦，造福鄉里之功匪淺也。公生七子，後裔從事士農工商，財丁兩旺。

詹阿定

詹阿定，咸豐八年(1858年)生，祖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十八世祖舜明公遷台，居苗栗福基莊，阿定二十二世，天資聰穎，奮發進取，擅於運籌擘畫，待人忠懇，入大湖焗腦數十載，累積資金，成為樟腦行商，至光緒十六七年間(1890年)，深入南湖馬拉邦上湖之磨藍湖地區拓墾焗腦，兼行整地闢田墾殖，於1907年遷入馬拉邦落戶。繁衍綿延，儼然成一方望族，子沐生出任保正，孫顯鑑任林業分所所長，對林業貢獻良多，戰後經營廣義商行，從事香茅油雜貨食品加工等業，商譽卓著，曾孫輩亦人才輩出。

劉阿登

祖上廣東饒平人，十一世祖穎童公於康熙五十年代(1715年)渡海來台，於後龍港登岸，阿登公十六世，同治五年(1866年)生，既長，因丁口眾多而往馬拉邦開創天地，時上湖一帶樟樹參天，巨木成群。阿登公趁劉銘傳撫番開山之政策，入墾腦寮湖一帶，將樟樹伐木之後，挖去樹根墾成良田，雖非腦丁，卻是依賴腦業而發達，長次二子劉馬拉邦發展，三子遷台東，四子遷彰化，孫輩亦人丁興旺、表現傑出。

謝長清

生於同治七年(1868年)，祖上廣東蕉嶺，尊翁謝開琳為大湖四大墾戶，自幼聰穎好學，勤讀詩書，國學造一頗深，於日據之大正五年，任大湖區長，後改庄長。至昭和四年卸任，又任新竹州協議員，信用組合長，糖廠監事等職。辭退公職後，開拓樟腦銷路，致力產業興隆，不出數年，事業欣欣向榮。宿志既酬，晚年常邀文友會聚，暖酒吟詩，作品長留詩壇。哲嗣源水，少有才幹，台中一中畢業後負笈日本，學成歸國，仕官、創業一帆風順，造福桑梓卓有貢獻。

賴立傳

廣東長樂縣橫流約大福塘人，十三世祖潤璋公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左右渡海來台，登陸後龍港，子孫輾轉銅鑼公館一帶，後定居三義崩山下。立傳公屬十六世，同治七年(1868年)生，於光緒十六年劉銘傳巡撫開山撫番後，進入馬拉邦上湖公館地區伐木焗腦，事業欣欣向榮，惜天不假年，四十英年而逝，所墾田埔又為廣泰成所插牌，然子息一家慈孝，兄友弟恭，子孫多所發展，有出任保正、鄉民代表主席、調解委員會主席、農會理事等職務。

陳慶麟

先生光緒元年(1875年)生，籍貫廣東鎮平，即今之蕉嶺。光緒十五年，父萬青公與陳澄波等十數人合資一股參與廣泰成墾號，為四大股之一，甫入股遽爾辭世，慶麟公以十五之齡繼承父業，識見圓融，臨事敬謹，及長，焗腦、製糖、雜貨買賣均頗有成績，為廣泰成號重要股東，深受黃南球倚重，共同合作，開闢事業，卓有成效。然中年投資製太白粉，與黃南球同遭失敗，區長任後力圖振作，仍因資金短缺而黯然易手，子孫散逸各地，成敗之間，有如滄海桑田之變。

徐阿成

生於光緒六年(1880年)，祖上廣東梅縣人，十二世祖長杰公渡海來台，住苗栗頭屋沙河，阿成公年少時，於范長興頭家為長工，年十八，家遭回祿，乃隻身入馬拉邦上湖泉水窟創業，採樟焗腦。製成腦油，挑至苗栗販售，錢存頭家，自是七年始娶妻成家。夫婦持續刻苦，積蓄以置田林產業，得有田十餘甲，林五十餘甲，鼎盛時聘僱十餘位長工。繼之獲廣泰成嚴添壽委以處理租佃事宜，更加助長事業。阿成生三子，長子運金遷南投集集水裏坑，經營山林與木業，置有林地數十甲，次子阿生繼承馬拉邦家業，三子水秀經營碾米茶廠油車等業。子孫繁衍，枝葉茂盛，獲碩士博士者不計其數。

賴添登

廣東長樂縣橫流約大福塘人，十三世祖潤璋公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左右渡海來台，登陸後龍港，子孫輾轉銅鑼公館一帶，後定居三義崩山下。立傳公屬十六世，同治七年(1868年)生，於光緒十六年劉銘傳巡撫開山撫番後，進入馬拉邦上湖公館地區伐木焗腦，事業欣欣向榮，惜天不假年，四十英年而逝，所墾田埔又為廣泰成所插牌。添登公毅然肩下重任，繼承父業，承租碾米廠，供給三百餘座腦灶之日常食米，事業鼎盛，兄友弟恭，出任保正與部落會長十五年，戰後又出任鄉民代表主席、調解委員會主席、農會理事等職務，於社

會鄉里，貢獻良多。

謝源水

生於明治 36 年(1903 年)，祖上廣東蕉嶺，尊翁謝長清為大湖四大墾戶，自幼聰穎好學，勤讀詩書，國學造一頗深，於日據之大正五年，任大湖區長，後改庄長。至昭和四年卸任，又任新竹州協議員，信用組合長，糖廠監事等職。辭退公職後，開拓樟腦銷路，致力產業興隆，不出數年，事業欣欣向榮。宿志既酬，晚年常邀文友會聚，暖酒吟詩，作品長留詩壇。謝源水，少有才幹，為大湖公學校第一屆高材生，台中一中畢業後負笈日本，進入盛岡高等農林專門學校深造，學成歸國，任新竹州農業技師，昭和五年，至廈門任技師，隨即回台、轉緬甸各地任施政官，戰後接大湖郡守，接土地銀行專員，蠶業改良場場長等職務，卸職後創香茅油業，獲利無數，一帆風順，造福桑梓，卓有貢獻。

劉泰枝

祖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山腰，生於大正二年(1913 年)，祖上於嘉慶年間來台，定居東勢新伯公，曾伯祖父永華乃前清進士，與曾祖永來公於光緒年間由東勢遷卓蘭務農，日據初期，祖父振隆公攜子由卓蘭遷至大湖經營腦寮十所，擔任腦長，生產樟腦，其父昌明公開設昌泰商店，並擔任保正多年，先生幼時聰穎，成績優異，大湖公學校畢業後任職大湖瘧疾防治所雇員書記，戰後調任主計，奉公守法，忠於職責，又是體育健將，運動屢獲佳績，熟黯客家婚喪禮俗，相助村里宗親主持婚喪禮儀，又擔任長壽俱樂部會長，發揚客家固有美德文化，卓然有成，子孫繁多，家庭幸福美滿。

羅鼎城

生於大正三年(1914 年)，享壽七十九歲。幼時聰穎好學，擅長

書法，於大湖街上經營雜貨，廣設腦灶十餘處，因誠信以待人，生意頗興隆，日據時期擔任壯丁團，負起消防與安全工作，戰後，膺選村長鄉民代表多年，造福鄉里，供獻良多。育五男三女，獲博士者多人，擔任教授、工程師等高級職務。

彭慶雲

新竹竹東人，1915年生，十五歲起經營焗腦業，至1956年退休。

5-2 台灣中部地區

南投縣埔里鎮

彭旺古、彭富松、彭丁松腦長

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總幹事彭耀星的父親彭富松老先生對樟腦業頗有了解，其父親彭旺古及兄長彭丁松均曾為腦長，經營樟腦業從新竹經營至苗栗大湖，再由大湖遷至南投埔里。他對於家族經營之樟腦行業的腦寮、腦灶有實務經驗，一個腦長如何進行例行的生產工作，腦丁人數與工作安排，樟腦業的經濟狀況等等有非常豐富而且實際的第一手資料，這些仍然在彭老先生腦中的樟腦經營資料若沒有盡快發掘，以後必將消失無蹤，要在找到這麼親近的「腦長」後裔將難上加難，這也是本研究提出的一張王牌。

彭添松

住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80號。是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總幹事彭耀星老師的小伯父。是以前家中掌管經濟，應可知道關於樟腦價格與工資米價相關資料。

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總幹事彭耀星的伯父彭添松老先生對樟腦業頗有了解，其父親彭旺古及兄長彭丁松均曾為腦長，經營樟腦業從新竹經營至苗栗大湖，再由大湖遷至南投埔里。

彭添松是以前家中掌管經濟，應可知道關於樟腦價格與工資米價相關資料。其父親彭旺古生五子，分別為彭丁松、彭茂松、彭貴松、彭添松(83歲)、彭富松(80歲)，一家人經營樟腦業，父親及長兄彭丁松擔任過腦長，彭添松擔任帳務。添松生一子叫彭家彰，與妻夫婦二人同時在台北縣新莊市擔任律師，社會地位頗高。

添松知道暫日據末期，一工人的工資約 1.5 元，月薪四十五元。一斗米十一斤半兩元，樟腦大約一斤米一斤腦，腦砂貴一些。三工人力一斗米在日據中期的時候，工錢更便宜。

香茅油在民國五十年最貴的時候曾經達到一斤 100 元，平均約一斤 60 元上下，最高價時與米價換是一斤香茅油兩斗米，平常約一斤香茅油一斗米。與樟腦比較，香茅的價錢更好。

鄒阿紅

桃園龍潭鄉人，1899 年生，年十四即到南投埔里採樟焗腦，每隔三五年就更換一個腦寮，1945 年中戰後結束腦業，回到竹東東峰林區從事製材工作，退休後與長子鄒光燕同住台北。

5-3 台灣南部地區

嘉義阿里山鄉

陳文乾

新竹竹東石壁潭人，生於 1905 年(?)，十三歲時與兄陳文超至嘉義阿里山奮起湖地區採樟焗腦，焗腦結束後，隨弟陳文威製材技術，1975 年退休。長子陳高榮與媳婦夫妻二人從事教育工作，由製腦而獲得不錯生息，子秀孫賢。

嘉義中埔

溫有德、溫仁添、溫仁順(溫氏大族譜 1975 年版)

溫有德，原籍新竹峨眉，祖籍福建汀洲府武平縣岩前城峰貴鄉，

忠祥溫公渡台派下第廿七世祖，自新竹峨眉鄉遷居嘉義中埔和睦村後庄 35 號及 7-5 號，以製腦創業，享受七十，生六子，五子仁添、六子仁順隨之，溫仁添，1929 年生，仁順，1934 年生，繼承家業，大力擴展農墾，兼營山產竹筍乾製造批發，貨殖營利，頗有成效。

台南縣楠西鄉

徐文里

徐文李先生與兄文玉、文生，住台南縣楠西鄉彎丘村香蕉山梅嶺 29 之 3 號，開「天香園餐廳」，徐先生家中有一個「焗腦鐵鍋」。徐文里之父親徐榮富生前是「腦丁」。徐榮富，日據大正三年(1914 年)生，擔任腦丁工作，原住竹南郡南莊田尾 235 番地，文里祖父徐石德原來是地理師。經查田尾現在地名「田美」，位於獅頭山下。原籍廣東省鎮平縣，文里之父親徐榮富擔任腦丁，有腦丁牌，現在已遺失。原來焗腦工作是從南投、雲林、嘉義大埔一路下來，到台南楠西、關廟，再到高雄縣阿蓮鄉焗腦，後來又返回嘉義阿里山焗「杉油」，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香精」。在 1940 年代時，天然樟腦大都採完，因為要找一個落地之處，而和鄉親羅仕雲、魏秀喜一齊到香蕉山開山種植香蕉，在山腰北側較為平坦處築屋居住，後來香蕉因為運輸困難而被平地搶種，改種梅樹，至今梅樹都有五六十年數齡，在梅花盛開的冬季，滿山白花，淡香素色，有非常之氣勢，謝副總統東閩因而命名「梅嶺」，現在梅子相關產業已發展為香蕉山的重心，雖然早期地名「香蕉」，現在已改名「梅嶺」。徐榮富生四子，分別是文男、文玉、文生、文里 1951 年生，個別經營梅子相關產業，在梅嶺地區頗富盛名。

腦灶現在已難有遺跡，依照經驗：腦灶是用磚土壘成，除了一個大鐵鍋以外，其他設備部分都是木製為主，盛腦油的是鋁罐，因此可以找到的遺跡大約也只剩下「腦灶鍋」了。

陳棠棣

台南縣楠西鄉照興村陳棠棣先生，其先父張國增，原住桃園中壢客家人，移居台南縣楠西鄉，曾任楠西鄉保正，代書，玉井糖廠委員，先後娶四房夫人，第三夫人姓陳，竹東人，民國十七年生棠棣。棠棣八歲時，張先生擔任玉井糖廠委員時，因心慈手軟，一身肩負一莊之蔗農損失，因而負債離職，家人四散，棠棣因而改從母姓，母又招新竹新埔人劉國倉為繼父，民國二十六年生一弟曰劉阿生及一妹，劉家曾派人由新竹前來認親，得以歸宗，現有劉氏家譜。

張國增先生曾於楠西莊內開「樟腦館」，統籌收購附近所焗樟腦，年幼時，曾隨父巡視所屬腦寮，印象中當時腦寮分佈，及於內山，楠西附近已少，十餘座腦寮大都在後大埔後崛地區，即今之嘉義大埔及南化關山地方。所焗樟腦均以人力肩挑到腦館交付。此時在民國二十五、六年(1936-37年)，樟腦已經採掘至內山所在，淺山部份的樟腦都已經採完。

高雄縣甲仙鄉

曾德明先生

甲仙鄉化石館原館長現顧問曾德明先生，民國十五年生，父親曾禎祥，民前十年生，新竹峨嵋鄉復興村客家人，祖上來自福建汀州府武平縣田寮莊，十七、十八世祖叔姪連袂來台，德明先生排二十四世。父親十八歲時(民國八年)家鄉受到 1957 年八七水災前一次的全台大水災，將田地沖成河床，絕望之際，下定決心南下投靠舅舅吳明鳳。吳先生，苗栗縣銅鑼鄉客家人，當時在甲仙擔任腦長工作，禎祥先生由新竹南下甲仙投靠舅舅時，先在三民內山擔任焗腦及抽藤工作，辛勤有加，年二十四結婚，二十六生長子德明及兄弟。台灣光復以後，樟腦工作結束以後，就下山到甲仙埔「不要存置林野」(簡稱不置林野)開墾田園，種植稻米、甘蔗，後來擔任鄉公所秘書，閒暇之時在甲仙附近溪流河床撿拾化石，發現世界上極為稀少的「龍宮貝」類化

石，名震天下，國家因而興建「甲仙化石館」放置寶物，公開展出，德明先生擔任館長及首席顧問。

甲仙埔客家人大部分來自新竹、苗栗，次為東勢角，六堆客家人極少數。約佔全部人口四分之一，其他的四分之一是福佬人，二分之一是平埔族。有客家信仰的義民廟，位於油礦巷。客家人是甲仙鄉的政治主力，歷任鄉長大部分由客家人擔任。

甲仙在民國四年噍吧年事件的時候就已經有非常旺盛的樟腦產業，樟腦館就設在現在的林務局甲仙工作站，稱為樟腦公司，由日本人經營，有好多個腦長，吳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民國四年時，吳明鳳擔任保甲書記，就是現在的村幹事，被日本人逼問是否參與噍吧年事件，一下子甲仙人口少掉三千人。據聞噍吧年大都是平埔族參加，客家人參加的不多。甲仙當時是「武裝開發」上山採腦，腦丁配有槍枝等武力，在腦館有武器室，槍枝甚多。採腦工作不限只有客家人，也有許多日本人，甲仙人口中有一時期日本人口佔有一半人口，大部分都是來採樟腦的。甲仙樟腦業一直到台灣光復以後，樟腦出路不多，價錢跌低，樟腦業一下子衰落。後來剩下三奶埔及滴水坑兩家腦灶經營至民國五十年代，現在再也找不到當年這個甲仙主要產業的遺跡了。

高雄縣六龜鄉

羅宗發先生

羅宗發先生，住六龜郵局對門，六龜鄉老人福利協進會會長，父親在大正五年(民國五年，1916年)由桃園龍潭鄉遷來六龜來焗腦，擔任腦丁，是由腦長到家鄉召集想賺多一點錢的困頓客家鄉親，一次都召集有二、三十人，連袂南下。那時候的樟腦工作比耕田好很多，生產的樟腦由政府收購，沒有滯銷問題，但是有一些風險，那時候山地同胞還未完全戒除出草習俗。

六龜地區較多樟腦的地方由六龜一直延伸至寶來、桃源、梅山，幾乎

取之不盡。那時候有五、六個腦長負責安排設置腦灶與腦丁的工作，腦長大都是北部客家人擔任，每個腦長掌理二、三十座腦灶，一個腦灶就是一個工作班，約有五六人之譜，工作時一早就上山採腦，個人攜帶鋒子、布袋出門，在山上倒下樟樹後就地剷七，剷到中午大約就有一袋，扛回腦寮炊腦，順便吃午飯；下午再上山一次，大約是一天可以剷得兩包腦七，五六個人以天所得腦七重約一千斤，可以炊一桶，炊出 30 斤至五十斤樟腦。

樟腦價錢大約是一斤腦一斤米，那時候米價貴，所以腦價也貴。一天賺十斤米，是一般平地工資的三倍。不單單是工資高，而且是天天有工作，不像平地工作沒有那麼均勻。

樟腦產業日據時候都很盛行，到光復以後就大減，剩下大約十分之一，這些客家人大部分還是留在當地生活，有些開店，有些耕田。採腦人數在當年六龜就有四五百人，現在大約膨脹到兩三千人，佔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寶來幾乎全是客家人，荖濃村也幾乎全是客家人，全部都是北部客家人，來自六堆的客家人很少。有當過鄉長代表主席等重要職務，鄉公所早期幾乎全是客家人。由於客家人認真打拼，因此在六龜地區屬於生活比較不錯的族群。

劉昌榮先生

劉昌榮先生，六龜寶萊人，民國七年生於南投中寮八枝仙，原住新竹縣竹東橫山鄉大肚村，祖父劉立(世)和、父親劉廷守聯手南下做樟腦，劉先生在十歲時才由中寮南下到六龜鄉寶來地區，讀書做班長，畢業後也當青年團班長。23 歲結婚，在民國三十年即上山採腦，前後才四年，採腦地點在寶來在進去的桃源鄉的「樟山」地方，過溪向西邊山上走兩個鐘頭的山上，已經快到「梅山」了。採四年沒有更換腦寮，日本人用樟腦來做「無煙火藥」。到台灣光復之後，樟腦政府不收了，就結束採樟工作，下山打零工或是耕田，後來在寶萊派出所前面開一家來香飯店，自從開闢南部橫貫公路之後，生意相當不

錯，近幾年則開超商市場，寶來所有的 24 小時營業超商都是劉先生開的。

劉先生經營腦寮當時，腦寮就是家，也是一家人工作的所在，父母夫妻兄弟小孩一家子顧一個腦灶，一個月挑一擔樟腦 72 斤到六龜去交，領了錢買米五六斗挑上山，(一斗十一斤半)，一趟走來回三天。米價大約與腦價相似，焗腦過日子差不多就是打平過，腦多一些就有剩一點點積蓄。

目前劉家來台祖不清楚，沒有族譜或宗譜，但是知道自己是十九世，字輩是「…世守，家興邦德康」，在荖濃有南下諸祖公塔，阿公婆亦請下來了，與新竹聯絡漸少。新竹劉家應有族譜，可能是漏掉，只要續上即可。

杉林鄉

劉五智家族

原籍苗栗，因經營樟腦而南遷，擔任杉林鄉第六、七屆鄉長。

蕭國輝

原籍苗栗，因經營樟腦而南遷，擔任杉林鄉第十一屆鄉長。

范阿藏、范水興、范瑞光

原籍苗栗，因經營樟腦而南遷，范水興第五屆高雄縣議員，范瑞光第七、八屆高雄縣議員。

5-4 台灣東部地區

宜蘭縣

宋信鳳、宋明雄

宋信鳳，桃園平鎮鄉宋屋村人，1885 中法戰後，台灣巡撫劉銘傳開「撫墾局」，祖上由桃園遷居宜蘭三星鄉，進行焗腦與開山墾地

工作，是為三星宋屋來源。堂孫宋明雄任職郵局，退休於三星局長任內，現為三星地區客家學會理事長。

花蓮縣

林景和先生與花蓮縣稅捐處長林全祿父子

林景和先生，新竹縣竹東鎮人，1920年(?)生，日據時期至花蓮地區擔任腦丁，焗腦工作遍及花東地區，曾在豐濱、南澳、東澳、玉里等地區焗腦，台灣光復之後，樟腦業停滯一段時日，政府成立樟腦局再起生產，林先生大力投入樟腦生產，在花蓮縣玉里鎮成立「景鎰行」商號，擔任花東地區總腦長，花東各地所出樟腦均由此商行收購。由林先生標購林班地上的樟樹，僱請腦丁上山，安設腦灶，伐樟熬腦，焗出的樟腦完全由景鎰行收購，轉運至台北的「樟腦局」。所收樟腦，當時幾乎佔全省產量的三分之二，每三天就出樟腦一卡車 34 大桶，每桶 200 公升，月產 10 車 68000 公斤，由此推估年產 800 公噸，佔全省產量的三分之二，全省產量就是 1200 公噸，折合 200 萬斤，舊制的兩萬擔，這個產量大約是台灣樟腦最高產量八萬擔的四分之一。民國五十六年樟腦專賣結束之後，與友人合開「德和行」繼續經營，後因化學合成替代產品以低價格而大行其道，天然樟腦不敵而歇業。林老先生至今天仍然樂此不疲，繼續往大陸地區發展，收集樹葉焗「葉子油」，包含樟腦葉焗腦及其他香精樹葉焗出香精，一生專注投入樟腦，精神十分可敬。兒子林全祿現在擔任花蓮稅捐處長之高階公務員。

5-5 經營樟腦業的社會地位特徵分析

經過收集與訪談將近百位樟腦業從業人員之後，分析它的特徵可以得到下列幾個特徵：

樟腦從業人員及他們的子孫在社會上的地位高低實際上也反應了這些人的經營能力，比較會擘劃的腦丁慢慢的會出頭擔任職務較高

的腦長，腦長的有利社會地位可以獲得較為豐厚的收入，子孫的受教育機會就比腦丁要好的多，因此，由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腦長的後裔社會地位顯然比較高，這一點和前面的立論基礎相當符合。

腦丁或腦長經營樟腦業的分別在於腦丁是屬於最前線的勞動階級，腦長則居於第二線的管理階層，在這個經驗傳承上，現代化社會比較能夠有獲利能力的經營產業經驗讓腦長在樟腦從業人員中有比較好的轉業工作或事業，也因此獲得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比較缺乏產業經營的客家人在樟腦業上獲得不錯的磨鍊，後來進入伐木林產業，進一步而轉到現代化的大企業則是順理成章，這一部份的客家企業例如高雄客運陳乾昆家族就是一個成功例子。

在這些樟腦業後裔中也有由腦丁一路到腦長而到大盤腦商的成功例子，這種例子顯示經營樟腦業也給了這些客家人有轉業翻身的機會，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機會比墾田耕作致富顯然是容易而多數，也是樟腦業給客家人由窮致富的一條路。

樟腦從業人員比較優勢的利基其實是在 1950 年開始二十餘年的香茅油業，運用經營樟腦業的技術優勢轉而經營香茅油業，那時獲利才是嚇人，獲得的利益妥善用於客家人所一向重視的教育子孫上，這一代有接受教育的客家人正好趕上知識經濟的時代，苗栗大湖地區的聞人大部分都有獲得這個利益的滋潤。

比較不利的一點是這些樟腦從業人員在台灣光復後，下山墾田耕作轉成農業的客家人後來在土地增值漲價的機會中，因為地處偏野山區，漲價幅度遠比位於都會區的土地來得小，如果堅持耕作，到今天更是由窮變富又變成窮，今天凋零的農村，若沒有子弟接受教育而轉業，那真是會窮出油來。

在從事樟腦業的客家人中，也看到很多致富之後不能守成的例子，和近年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許多客家人因為土地漲價之後，財富增加反而揮霍無度，完全改換人樣，最後反而落得窮途潦倒。

第六章 結語

經過收集與訪談將近百位樟腦業從業的客家人之後，分析這些客家人的社會地位提升狀況，可以得到下列幾個結論：

樟腦從業人員及他們的子孫在社會上的地位高低實際上也反應了這些人的經營能力，比較會擘劃的腦丁慢慢的會出頭擔任職務較高的腦長，腦長的有利社會地位可以獲得較為豐厚的收入，子孫的受教育機會就比腦丁要好的多。因此，由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腦長的後裔社會地位顯然比較高。腦丁或腦長經營樟腦業的分別在於腦丁是屬於最前線的勞動階級，腦長則居於第二線的管理階層，在這個經驗傳承上，現代化社會比較能夠有獲利能力的經營產業經驗讓腦長在樟腦從業人員中有比較好的轉業工作或事業，也因此獲得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比較缺乏產業經營的客家人在樟腦業上獲得不錯的磨鍊，後來進入伐木林產業，進一步而轉到現代化的大企業則是順理成章。在這些樟腦業後裔中也有由腦丁一路到腦長而到大盤腦商的成功例子，這種例子顯示經營樟腦業也給了這些客家人有轉業翻身的機會，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機會比墾田耕作致富顯然是容易而多數，也是樟腦業給客家人由窮致富的一條路。樟腦從業人員比較優勢的利基其實是在 1950 年開始二十餘年的香茅油業，運用經營樟腦業的技術優勢轉而經營香茅油業，那時獲利才是嚇人，獲得的利益妥善用於客家人所一向重視的教育子孫上，這一代有接受教育的客家人正好趕上知識經濟的時代，苗栗大湖地區的聞人大部分都有獲得這個利益的滋潤。比較不利的一點是這些樟腦從業人員在台灣光復後，下山墾田耕作轉成農業的客家人後來在土地增值漲價的機會中，因為地處偏野山區，漲價幅度遠比位於都會區的土地來得小，如果堅持耕作，到今天更是由窮變富又變成窮，今天凋零的農村，若沒有子

弟接受教育而轉業，那真是會窮出油來。在從事樟腦業的客家人中，也看到很多致富之後不能守成的例子，和近年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許多客家人因為土地漲價之後，財富增加反而揮霍無度，完全改換人樣，最後反而落得窮途潦倒。

參考資料

1. 連雅堂，《台灣通史》，台北市台灣時代書局，1975年出版。
虞衡志、木之屬。
權賣志、樟腦，(575頁)。
貨殖列傳、黃南球，劉銘傳時，伐木熬腦。
2. 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天一圖書社印行。
3. 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4. 廖景淵，台灣樟樹工藝《客家雜誌》，第109,110期(?)，1999。
5. 廖英杰，《宜蘭近山地區發展過程之研究(1796-1920)－樟腦泰雅與叭哩沙平原》，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2。
6. 張麗芬，《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樟腦業(1895-1919)》，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7.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一一五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8年。
8. 孫洪芬(?)，《台灣之樟腦》，《台灣研究叢刊》，第十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2年。
9. 廖景淵，《再夢台灣之寶》，山河文史工作研究室，2000年。
10. 彭富松 採樟焗腦工作經驗談 2003年。
11. 《中華民國統計年報》。
12. 《中華民國年鑑》。
13. Davidson, J.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903, Taipei)。
14. 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台北 台銀研叢第107種，民國61年)。
15. 林文龍著「台灣的科舉及相關習俗」《社教雜誌》248期。
16. 溫紹炳，2002，「旅南客家同鄉北部客家尋根之旅記遊-下」，

《客家雜誌》，145期。

17. 甲仙鄉公所編印，《甲仙鄉誌》，1998年。
18. 大湖鄉公所編印，《大湖鄉誌》，1999年。
19. 白河鎮公所編印，《白河鎮誌》，1998年。